

# 张琦：笔下钟馗惊鬼神

闫子英

张琦，字十足，号墨炎，观堂堂主人。出生于1965年，鹿邑县观堂镇人。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，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，国家一级美术师。在当代画坛，张琦以善画钟馗著称，素有“钟馗张”之称。他画的钟馗以笔传神，用笔大胆谨慎，豪放而不粗流，洒脱而不漂浮。清丽的笔锋勾勒出苍劲的气势，墨不泼而画面自然浓厚。张琦以他的笔墨艺术道出了钟馗的别样人生，画出了钟馗的形、神、韵，成为当代画坛的一枝奇葩，成就了钟馗画一个新的高度。

钟馗画是历代画家热衷描绘的一个永恒主题。传说自大唐画家吴道子画钟馗画以来，钟馗就成了书画家争相传颂的对象。在史上众多的画家中，吴道子作为钟馗画的首创者，其成就1000多年来无人能及。至现代又有范增王者

之气的钟馗，继之有画家张琦另辟蹊径所画的钟馗系列形象。不难看出，钟馗画经历了一个从吴道子到范曾再到张琦这样一个发展轨迹。

传说唐朝时期，皇帝玄宗在一次外出巡游后得了重病，用了许多办法都没有治好，皇帝非常着急。一天夜里他梦见一个穿着红色衣服的小鬼偷走了他的珍宝，皇帝愤怒地斥责小鬼，这时突然出现了一个带着破帽子的大鬼，把小鬼捉住并吃到肚子里。皇帝问他是谁，大鬼回答，臣本终南山进士，名叫钟馗，由于皇帝嫌弃我长相丑陋，不录取我，一气之下我就在宫殿的台阶上撞死了，死后我就捉鬼。

唐玄宗醒来后病就好了，于是他命令画家吴道子把梦中钟馗的形象画了下来。由于这位皇帝本身就是一位狂热

的道教信徒，在他的大力支持下，钟馗捉鬼之神的地位逐渐确立。

钟馗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赐福镇宅圣君。古书记载他是初唐长安终南山人，豹头环眼，铁面虬髯，相貌奇异地却是位才华横溢、满腹经纶的人物，平素正气浩然、刚正不阿、待人正直、肝胆相照。

吴道子作为钟馗画的首创者，也把钟馗画创作推向了一个无人能及的高度。吴道子多才多艺，人物、佛道、鬼神、山水、花木等无所不能，有“冠绝于世，国朝第一”之誉，号称“画圣”。

当代画家范曾以画人物闻名，范曾生于1938年，他的作品“以诗为魂，以书为骨”。这是范曾作品的显著特色，是他几十年创作的体味和总结，也是他为中国画提出的箴言。范曾善画钟馗，古

之画师笔下钟馗每多苍面谲貌，而有王者之仪容者，独有范曾先生笔下可见。如《钟馗束妖图》中的钟馗束妖于杖头，回头看茫茫天宇，意犹未尽。画上范曾先生题“历代画家写钟馗之异趣”，最后题“画家与钟馗之缘，一何深耶？”

范曾之后，则有当代画家张琦执钟馗画之牛耳，纵观张琦的钟馗系列画作，既笔墨淋漓、洒脱大气，又笔触细腻，充满人间温情；既诗意盎然，又书体苍劲有力；既有范曾的诗魂书骨，又另辟蹊径，特立独行，在当今书画界有很高的知名度。

吴道子则远去，范曾如日中天，张琦风华正茂，古今三位画钟馗画的大师，各有千秋，独树一帜。

笔者期待画家张琦在艺术创作的道路上行稳致远、再创辉煌。

## 龙湖畔边思曹植

顾永磊



“欲把西湖比西子，淡妆浓抹总相宜。”苏轼赞美西湖的诗句众人皆知，“惟有柳湖万株柳，清阴与子共朝昏。”苏轼描写龙湖的诗句，却鲜为人知。龙湖比不得大名鼎鼎的西湖，但淮阳人总是自豪地与西湖相比，龙湖虽没有西湖那般群星璀璨、历史名人荟萃，比不上西湖浓浓的历史人文积淀，但三位诗家仙才曹植、李白、苏轼皆为龙湖留下了名篇佳作，被誉为“一代诗宗”的曹植也长眠在龙湖畔边。

沿龙湖南行两公里，一片杂草丛生的田地中突兀起四座荒丘，其中最南端一座最高的荒丘上面长满了杂草和不知名的野树，这就是曹植墓。没有阔气的牌楼、高大的墓碑、茂密的古柏，仅在杂草间藏着一个小石碑，上刻“思陵冢”，这便是曹植的归宿之地。墓周边是葱郁的田野，远处零星的房舍更衬托得他突兀高大、孤独苍凉。荒丘上面布满了千疮百孔的盗洞，由于缺乏管理，上面长满了荒草和小树，满目疮痍，联想到西湖周边众多名人坟、墓、碑、塔，以及亭、台、楼、阁，如何比拟？

从小熟知的《七步诗》让曹植才华横溢的形象定格在我幼小的心灵，从《白马篇》“捐躯赴国难，视死忽如归”中

可以看到一个踌躇满志昂扬奋发的曹植，《洛神赋》中与洛神相遇，两相爱慕却隔于人神殊途未能交接而心怀怅恨的悲情故事，让他在文艺圈里吸粉两千多年。曹植狂放不羁、恃才傲物，他洒脱、率真的形象深受世人喜爱，南朝文学家谢灵运就是他的“死忠粉”，赞道：“天下才有一石，曹子建独占八斗。”才高八斗这个成语因此而生。

文辞华丽的《登台赋》句句锦绣、字字珠玑。细细品读，曹子建绝不是弱不禁风的那种文人。“闲居非吾志，甘心赴国忧”“拊剑西南望，思欲赴太山”，透过雄健的笔力，我们看到曹植渴望亲临战场用利剑挥洒豪情、不惜以身报国的悲壮情怀。作为纯粹的文人，他没有政治家的深沉、稳重与专注，又放不下文人的激情、浪漫与放荡，纵然才华横溢，却也免不了在政治斗争的激流中被卷入黑暗的漩涡，空有报国之志却无法施展。

自以为是懂得建功立业的曹植的人生航向标已经发生了逆转，告别了昂扬奋发的人生阶段。十二年中，他先后三次被驱赶外封、辗转各地、颠沛流离，陷入难以自拔的苦闷和浓浓的悲愁中，但他的内心仍充满了希望。曹植继位后，他多次慷慨激昂地上书，渴望自己的才能得以施展。“若使陛下出不世之诏，效臣锋刃之用，虽身分蜀境，首悬吴阙，犹生之年也。”看到这样笔力雄健、充满战斗欲望的文字，很难想像出自文质彬彬的曹子建之手，且是在颠簸流离时所作。文采斐然、金句迭现的背后，浸透了他多少酸甜苦辣，又隐藏着他内心怎样的苦闷和渴望。

公元232年的新年，曹植从山东东阿被驱封陈郡为陈王，这是他走出政治中心颠沛流离的第十二年，他的思想一直被牢牢禁锢，没有走出建功立业的梦想，屡次上书给他孤苦的人生屡添败

笔。颠沛流离并没有浇灭他内心的希望，初到陈地，一篇《改封陈王谢恩章》慷慨激昂，以笔表忠心。此时的曹植置身古老的陈地，探寻伏羲、神农的宛丘古都，先后写下了《伏羲赞》《女娲赞》《神农赞》等众多篇章。

陈州大地松风吟，龙湖水波浪如歌、鸟语虫鸣、月流似瀑。作为纯粹的文人，曹植置身陈地如诗如画的环境中，岂能不陶醉于诗意的生活。此时的子建荡舟龙湖，对酒当歌，挥笔而就美文《芙蓉赋》，“览百卉之英茂，无斯花之独灵”的佳句流传千古。游龙湖赏荷花、种豆锄草、吟诗作赋，此时此景，经历了十二年颠沛流离的曹植是否想到了优雅转身，在龙湖畔边建造一片让自己心灵栖息的静修林，岂不超然物外、宠辱皆忘。

子建的骨子里是一个思想正统的人，家族的使命感与责任感让他一直坚持内心的抱负，骨子里的清高和自以为是无论如何也不能让他跨越心理障碍，即便颠沛流离、体弱多病，他刚强的内心一直支撑着瘦弱的身体。公元217年冬季，许都一场大瘟疫导致建安七子中的五人死亡，直接摧毁了建安文学，但瘟疫不仅没有击垮曹植，更坚定了他内心的理念。他从科学的角度写下了《说疫气》一文，描述了“家家有僵尸之痛，室室有号泣之哀”“被瘟疫灭族”惨不忍睹的状况。“此乃阴阳失位，寒暑错时，是故生疫。”曹植指出“寒暑错时”才导致疫情的发生，他坚持唯物论，指出疫病的发生和蔓延有客观的原因，也有主观的即人自身的原因，较早记录了通过人为隔离控制疫情的措施。

王侯将相骨子里的家族使命感注定他难以置身事外，十二年颠沛流离的悲苦任凭万亩明净的龙湖水也洗刷不去，纵使置身仙境却难以转身。这两年冬天，悠悠的湖水带走了初冬飘落的片片残叶，41岁的曹植像无根的飘萍，心灰意冷，在抑郁寡欢中一病不起，带着他反复缠绵的寂寞伤痛，带着他的满腹才华郁郁而终，长眠于龙湖畔边。

为政治抱负追求一生的曹植被自己打败了，所有的哀怨、伤痛、悔恨都随他的躯体埋入陈州大地，作为政治上的失败者早已淹没在历史尘埃中。作为纯粹的文人，诗词歌赋文章政论书法绘画无所不精的全才，被誉为“一代诗宗”受世人景仰，留给后世文人墨客的，依然是才高八斗、天真率性、狂放不羁、气度非凡的曹子建。

2014年第二期的《河南文史资料》刊登了我写的《在教会福音堂小学读书的回忆》。

我和宋振中相识于1995年的西华县姓氏文化研究会上，相聊多次成忘年交，他邀我参观他的书房，欣赏他收藏的字画。当时他除了读书练字写文章，还要侍候卧病在床几乎不能言语的妻子。书房案头摆放着一本《黄埔军校同学名录》，在1374页上有：宋振中，河南省西华县人，第二十一期。他给我讲了他进出黄埔军校及毕业后的经历。

1943年，宋振中随任军职的父亲，在安徽阜阳的国立二十二高中就读，目睹了日军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，产生了强烈的抗日决心。第二年秋，宋振中考入黄埔军官学校设在阜阳的抗日干部训练班学军事，属黄埔军校第十九期。当年底，抗日干部训练班撤销，训练班官兵奉命步行一个多月，穿过日军封锁线到湖北省均县的黄埔军官学校第八分校续学。

1945年3月，日军发动豫西鄂北会战。为阻止日军西进，宋振中和全校官兵在襄河西岸修筑工事，准备与日军作战，守卫河防月余，因日军未敢渡河西进而重返学校。7月底，黄埔军校第八分校奉命合并到第七分校，宣布宋振中等一批黄埔生为第二十期。8月，日本投降。10月，宋振中随第八分校行军一个月，经过八百里秦川的关中平原，一直走到西安南四十里王曲镇的第七分校，并入黄埔军校第二十一期，宋振中到辎重科深造。

在第七分校他认出了一位同学是同村的金元臣。金元臣知道他是同村又有文化的小弟后，非常高兴，经常鼓励他学好军事，多次鼓励他出国深造，争取到美国军校学习现代化军事。

1947年9月毕业，宋振中被分配到国民党胡宗南部队的三十六师任汽车排少尉排长，后任中尉副连长。

1949年9月，宋振中任第三军军部警卫连连长，时年21岁。10月，胡宗南部队从陕西南下守卫成都。12月下旬，成都战役打响，在保卫城都外围的部队先后起义的情况下，国民党决定放弃成都，就在部队离开城都西进的第一天夜里，宋振中发现军长盛文携黄金逃跑了，消息传开，全军官兵放下武器停战。

宋振中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，到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的西南军政大学学习，任连文书、学习主任委员，期间发挥绘画特长，出了不少宣传全国解放的绘画墙报、特刊。

令他想不到的是，在军政大学他又遇到了一直没有消息的金元臣。他告诉我说：“元臣大哥还是和以前一样照顾我，安慰我不要想家，要好好学习、遵守纪律、服从领导，可是他再也不提让我出国深造的事了。”

半年的学习结束后，宋振中被安排留校工作，但他思念家乡、想念父母，申请回乡。1950年9月，他和金元臣一起回到西华，当了教师。

2013年，县政协会议期间，我们闭门闲聊。当宋振中讲到小时候在红花集上教会小学时，我捕捉到了一个写作题材：上世纪30年代，在西华偏僻的农村竟有教会学校，教师是基督徒，德国、美国的传教士常去那里巡视讲学。这样的第一手地方史料应记录下来，不能人走史亡。我当即由闲聊转入采访。

写稿过程中，我曾两次去宋振中家补充采访。老人深情地回忆了教会小学师生、同学之间的深厚感情。讲到他84岁时联系上70年前分别的同学郑雪英时，老人激动不已、为之唏嘘。

郑雪英是跟着母亲到红花集上的教会学校读书的。她的父亲郑田是基督徒，教宋振中班的课。1939年暑假，郑老师一家离开了红花集。直到2012年，机缘巧合，郑雪英与宋振中竟通上了电话，他们都激动得哽咽难语，又相互祝福。以后更是经常电话联系，郑雪英常从天津给宋振中寄书寄药，还给他年幼的孙辈寄送儿童书刊、衣服等。她问宋振中后来学校师生的去向，问学校的房舍是否还在，宋振中一一回答。当郑雪英问及别后的同学时，他答：“咱班除了咱俩，都不在了，年龄最大的潘丙寅同学，参加了新四军，牺牲在了抗日战场上。”

2014年第二期的《河南文史资料》刊登了我写的《在教会福音堂小学读书的回忆》。

接到宋振中逝世的讣告，我赶往红花镇刘庄他的旧居吊唁。紧挨大门口外，倚放着河南省黄埔同学会敬献的花圈。

宋振中曾详细给我讲过西华县、周口地区召开黄埔生校友会及成立河南省黄埔同学会的经过。

1987年，西华县第一次召开黄埔军校同学会，宋振中还不到六十岁。他协助县委统战部、县对台办联络人员登记造册、起草文件，尽力为召开大会做好准备工作。7月，健在的34名黄埔生在县城第一次相聚。11月，召开周口地区黄埔军校生校友会，每县去1名黄埔生代表，他与县对台办领导与会。西华县当时的黄埔生是全地区的三分之一，会上推举联络员，由宋振中和郸城的一名代表担任。

1990年，成立了河南省黄埔军校同学会，宋振中和其他4名黄埔生代表周口地区与会，后任河南省黄埔军校同学会理事。

西华县黄埔军校生的校友们，每年到县上相聚开一次会，县领导莅会接见。1992年相聚后，因病因故而曲终人散，再也聚不起来了。

2010年，宋振中跟我说：“西华县首次开黄埔同学会后不到一年，奉母镇的宋国忠先走了；成立五年，金元臣等16人俱归道山。可真是‘访旧半为鬼，惊呼热中肠’啊。现在所剩6人，也不是‘晚霞尚满天’，生活难以自理的4人中，有2人久卧病榻。最后，他笑着说：‘依我看哪，西华县黄埔军校校友们，再次相聚已为时不远了。’”

10年又过去了，宋振中作为河南省黄埔军校同学会的理事已赴道山交友，愿他此别远行一路走好！

## 小园香径独徘徊

——晏殊两知陈州行踪及诗文探究

耿险峰

(接上期)  
小园香径独徘徊。予了陈州，晏殊孤旅西园，喜莎、种莎、爱莎，作文《庭莎记》。晏殊《庭莎记》娴雅从容，字字温润圆润，如珠似泪。  
盖是草耐水旱，乐延蔓，虽披心陨叶，弗之绝也。予既悦草之蕃茂，而又悯卒之勤瘁，思唐人赋咏间，多有种莎之说，且兹地宛在崇堞，车马不至，弦匏不设，柔木皆卉，难於丰茂，非是草也，无所宜焉。于是，傍西墉，画修径，布武之外，悉为莎场。分命驺人，散取增殖。凡三日乃备，援之以丹橘，浇之以甘井，风光西泛，纤尘不惊。  
(晏殊《浣溪沙》)

履陈州，晏殊“喜宾客，未尝一日不宴饮，门下客及官属解声韵者悉与酬唱”《宋景文笔记》其所从游者多为文学之士。移知初始，晏殊频感

曾入黄扉固国论，  
重来绛帐受师资。  
谈文讲道浑无倦，  
养浩存真绝不衰。

独愧铸颜恩未报，  
捧觞为寿献声诗。

(范仲淹《过陈州上晏相公》)

“从来往事都如梦，伤心最是醉归时。”(《踏莎行》)至和二年(1055年)正月，晏殊去世，谥号“元献”(主善行德曰元，文贤有成曰献)，仁宗亲题碑额“旧学之碑”，欧阳修为之撰写神道碑文。

斯人已去，香火传承。据乾隆年间《淮宁县志》记载，陈州城内有“晏公庙，在鼓楼西。宋晏殊三知陈州，民感德，立祠于此。”晏殊“三知陈州”经查为讹记，而文中所言“民感德，立祠于此”，则彰显了陈州人的真情实感。(全文完)

## 张集镇的故事

刘均生

太康县张集镇，古称邱岗集。想当初邱岗集是按县城的框架建设的，既有东、西、南、北四条主要街道，又有四门、四关、四门楼、四座桥。后来，北关改为韩庄村，南关改为现在的董庄，西关改为小寨，东关改为现在的冯庄村。当初逢集、逢会在东西大街，最热闹繁华的是西寨门口，因为西门有远近闻名的关帝庙和八步三拱桥。

邱岗集八步三拱桥也是当时邱岗集一景。西门外运粮河上的八步三拱桥，每拱八步，拱拱都可行船。由于年代久远，黄河不断泛滥，八步三拱桥也淹没在历史河床中。如今，西门外的坑塘村民在挖藕时还能挖着船桅杆哩。

张集镇是个古镇，文化厚重，深挖历史，还真有不少故事呢。